



火星人的时光倒转

Martian Time-Slip

菲利普·迪克 著 叶学融 译

 江苏教育出版社

火星人的时光倒转

Martian Time-Slip



PHILIP K. DICK

迪克科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星人的时光倒转/(美)迪克著;叶学融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 6
ISBN 7-5343-5239-8

I. 火... II. ①迪... ②叶... III. 科学幻想小说—
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688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2—004 号

Martian Time - slip

© 1964 Philip K. Dick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火星人的时光倒转
作 者 菲利普·迪克
译 者 叶学融
封面设计 申占君
插 图 金 洋
责任编辑 任 晖
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厂 址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邮编 210037)
电 话 025 - 85521756
开 本 67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16 000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180 册
书 号 ISBN 7 - 5343 - 5239 - 8/G · 4934
定 价 23.80 元
邮购电话 025 - 85400774, 8008289797
批发电话 025 - 83249327, 83249091
盗版举报 025 - 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邮购免收邮费,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火星人的时光倒转》内容提要：

《火星人的时光倒转》为菲利普·K. 狄克最著名的科幻小说之一。作品以空旷荒凉的火星为背景,以维修工杰克·博伦为主线,生动地描述了地球人在气候环境恶劣的火星上生活的故事,描述了火星上土著人的善良、迷信和落后。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水利工人联合会主席阿尼·科特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竟然妄想利用精神病患者的时间感觉混乱来达到预测并干涉未来的目的。它融科学幻想与现实于一体,表面上描绘的是虚无缥缈的火星人的生活,实际是在深刻地鞭挞现实生活中某些地球人的残忍、狡诈和自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为共同的人类社会敲响了警钟。

这是一部科幻心理小说。作者使用了大量的意识流写作手法,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做了细微刻化,同时通过人物活动时间的迅速转换,加上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刻意描写,使作品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目 录

1. 地球人杰克·博伦的火星生活	1
2. 布利克人的救助	11
3. 孤独症患儿曼弗雷德的父亲之死	26
4. 阿尼·科特的忧虑	42
5. 杰克的精神病史	58
6. 寻找能预测未来的人	73
7. 阿尼眼中的精神病患者	88
8. 加波圾,加波圾	102
9. 杰克父亲的火星之行	114
10. 杰克进入曼弗雷德的精神世界	127
11. 患儿曼弗雷德的奇异影响	144
12. 杰克在时间里迷失	157
13. 阿尼·科特要行动	173
14. 圣地脏疙瘩岩	188
15. 回到曾经的时空	198
16. 阿尼之死	212

1. 地球人杰克·博伦的火星生活

西尔维亚·博伦在苯巴比妥催眠作用下的昏睡中听到有人喊叫。尖叫声深深刺入她沉睡的大脑皮层,打破了她迷幻的忘我境界。

“妈妈。”她的儿子在门外又叫了一声。

她坐起来,从床边拿起一杯水,喝了一口,然后光着脚踩到地板上,吃力地站了起来。钟表上的时间:九点三十分。她穿上睡袍,向窗口走去。

我再也不能服那种药了,她想,还是听任精神分裂症发作要好一些。她拉起遮阳窗帘。熟悉的、淡红色的、灰蒙蒙的阳光映入眼帘,使她无法看清楚。她举手叫喊:“戴维,什么事?”

“妈妈,沟渠管理员来啦!”

那么今天一定是星期三。她点点头,转过身去,神思恍惚地从卧室走到厨房,把实用的、结实的陶土咖啡壶搁在炉上。

我该做什么呢?她暗自问道。什么都准备好了。不管怎样,戴维知道的。她打开水池上的龙头,水溅到她的脸上。污染的水使她咳嗽起来。我们应该排干水箱,她想,擦洗一番,调节一下气的流量,看看有多少过滤口被堵塞,也许全部都堵住了。沟渠管理员能不能处理?不,这不干联合国的事。

“你需要我吗?”她打开后门问道。寒冷的空气夹杂着细沙向她扑面卷来;她转过头去,想听戴维的回答。他已养成了说“不”的习惯。

“我想不需要。”男孩嘟嘟囔囔地说。

后来,她穿着睡袍坐在餐桌前喝咖啡,面前放着一盘烤面包片和苹果酱,她往外一看,看见那个沟渠管理员大模大样地驾驶着他的小平底船扑擦扑擦地沿着运河开过来。他总是不慌不忙准时到达。时间是1994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他们已经等了11天,现在他们就要得到从大水渠输送给他们的那份水,这条水渠从他们房屋旁一英里处经过,通向火星北部。

沟渠管理员把他的船拴在闸门上，一下子跳到了干枯的陆地上。他带着活页夹——里面放着他的记录——和开关闸门的工具。他穿着一套泥迹斑斑的灰色制服，沾满干淤泥的高统靴几乎成了棕褐色。德国人？但是他不是德国人。当那人回过头时，她看清楚他的脸是平的，一张斯拉夫民族的脸，在他的帽舌正中有一颗红星。这一次轮到俄国人值班，她已经记不清了。

而且她也显然不是惟一忘记联合国工程管理处安排的轮流次序的人。现在她看见隔壁那家人——斯坦纳一家——出现在他家的门廊里，准备去找沟渠管理员。他们一共六人，父亲和身体粗壮的母亲，以及四个胖嘟嘟、叽叽喳喳、金发碧眼的女孩。

现在管理员切断的是斯坦纳家的水。

“请问先生……”诺伯特开始用德语问，然后他看了一眼那颗红星，就默不作声了。

西尔维亚暗自笑了笑。太糟了，她想。

戴维打开后门，匆匆地走进屋里。“妈妈，你知道怎么回事？昨天晚上斯坦纳家的水箱出现裂缝漏水，大约一半水跑掉了！这样他们就没有足够水供庭院用，他们的庭院就会完蛋，斯坦纳夫人说的。”

她一面点头，一面吃她的最后一片烤面包。她点了一支烟。

“那不糟糕吗，妈妈？”戴维说。

西尔维亚说：“斯坦纳一家会要他让他们的水多流一些时间。”

“我们不能让他们的庭院完蛋。记得我们的甜菜发生的问题吗？是斯坦纳先生把他家的农药给了我们，杀死了甲壳虫。我们曾打算把我们的甜菜给他们一些，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我们忘了。”

不错。她内疚地回忆起这件事；我们确实答应过他们……即使他们记得这件事，他们也从来没有提起过。而且戴维也总是到他们那里去玩儿。

“请你出去和那个管理员说说看。”戴维请求说。

她说：“我想我们可以在一个月以后把我们的水给他们一些，我们可以用一根软管通到他们的院子里。但是我并不相信他们漏水的事。他们总想要比份额多的水。”

“他们不应该得到更多的水，戴维。谁也不应该。”

“他们只是不懂得如何正确保管他们的东西，”戴维说，“斯坦纳先生——他对工具一窍不通。”

“可是那是他们的责任。”她感到有点恼火。这时她突然感到她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她需要服用一种“地塞米尔”兴奋剂，否则她的眼睛永远睁不开，直到夜幕再次降临和再次服用苯巴比妥为止。她走到浴室中的药品柜前，拿起一个装有绿色心形小药丸的瓶子。她打开瓶子数了数，只剩下二十三颗了。不久她必须乘牵引或公共汽车穿越沙漠进城到药房买药，把瓶子装满。

从她的头顶上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回响起汨汨的流水声。屋顶上的水箱，他们那口巨大的马口铁贮水箱已经开始落水。沟渠管理员已经完成了开关闸门的工作，现在斯坦纳一家人怎么恳求都已无济于事了。

她越来越感到内疚，往杯子里倒了一杯水，准备服用早晨的药丸。如果杰克多回家看看就好了。这里太荒凉，完全是一付蛮荒原始的景象，我们堕落到狭隘自私的地步。所有的争吵、精神紧张、对控制我们生活的每一滴水极度关注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应该有更多其他的事……在开始时给了我们很多的承诺。

从附近的一栋房子里传出收音机的巨大喧闹声，舞蹈音乐声，然后广播员播送某种农业机械的商业广告。

“垄沟的深度和角度，”广播员的声音在晴朗的清晨的寒冷空气中回响着，“预调和自调非常简单，甚至最不熟练的所有者也能够——几乎第一次——”

舞蹈音乐又来了，人们调到另一个电台。

孩子们的争吵声更响了。会整天这样下去吗？她暗中自问，她不知道究竟能否面对这一切。杰克在外面一直要工作到周末——似乎不像有婚姻生活，不像有家人。难道我为此而从地球移民到这里？她用双手在耳朵上拍了拍，似乎想阻挡收音机和儿童们的喧闹声。

我应该回到床上去，那是我应该躺的地方，她想道。但最后还是穿好衣服，迎接来到她面前的新的一天。

杰克·博伦正在位于闹市区本奇伍德花园里他的雇主的办公室里和他在纽约市的父亲通过无线电话交谈。太空距离相隔几百万英里通过卫

星系统进行联系,效果总是不会太好的,总是利奥·博伦支付电话费。

“他说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山脉是什么意思?”杰克大声说,“你一定搞错了,老爸,那里什么也没有——完全是个不毛之地。从不动产角度看,人人都会这样对你说的。”

传来了他父亲的微弱声音:“不,杰克,我相信这是稳妥的。我想去看看,和你讨论一下。西尔维亚和孩子怎样?”

“很好,”杰克说,“但是我说——不要去折腾了,因为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是:任何离开那部分能运行的运河网的火星不动产——记住只有十分之一的运河网能运转——基本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他弄不明白,他的父亲有多年的商业经验,特别对未耕作的土地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如今怎么会有这样一种错误的想法,这使杰克吓了一跳。也许他离开父亲后的那些年中他的父亲已经变老了。信中的话说得很少;还是他的父亲向他公司中的一个速记员口述的信件。

也许地球上时间的消逝不同于火星。在一本心理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上,他曾经看到过这样的说法。他的父亲到达时可能已变成一个步履蹒跚的白发苍苍的老古董。有没有什么办法阻止他到来?可是戴维倒很高兴见到他的祖父,西尔维亚也和她的儿子一样。有关纽约市的消息通过遥远的微弱的声音传到杰克·博伦的耳朵中,却没有引起他丝毫兴趣。对于杰克来说,这是虚无缥缈的。十年前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离开他的地球上的社区,他成功了;他不愿听到这方面的消息。

虽然如此,他和父亲的联系仍然保持着,不久之后他的父亲第一次离开地球的远游会使联系进一步加强。他的父亲总想趁为时未晚之机——换句话说,在他去世之前访问其他的星球。他已下定了决心。虽然巨型星际飞船有了改进,旅行仍然有危险,但他并不担心。没有什么可以吓倒他,事实上,他已经预定了位置。

“天哪,老爸,”杰克说,“你觉得能够进行这样劳累的旅行,这当然好极了。我希望你成功。”他觉得无可奈何。

他的雇主易先生在他的对面看着,手里拿起一张黄色纸条,上面写有服务电话。瘦长的易先生带着蝴蝶结领带,穿着一套单排纽扣的西服……这种中国式的服装一如既往地扎根在这块异国土地上,就好像易先生仍在广东市区做生意一样。

易先生指着纸条,身体左右摇晃了一下,抹了抹前额,扯了扯衣领,然后仔细看了看带在瘦骨嶙峋的腕上的手表。有个牛奶场的冷冻装置坏了,杰克·博伦明白,这是个紧急任务;当白天温度升高时,牛奶就会坏掉。

“好吧,老爸,”他说,“我们等待你的来电。”他说声“再见”,挂掉了电话。“很抱歉,打电话耽搁了这么久。”他对易先生说,同时伸手接过纸条。

“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应该到这里来旅行。”易先生以他的平静而坚决的语调说。

“他已下决心来看我们怎样工作。”杰克说。

“要是你不按他的要求去做,他能帮助你吗?”易先生轻蔑地微笑说,“你认为你能一下子成为大富翁吗?告诉他没有钻石。联合国拿走了。至于说我给你的电话:根据修理档案,我们修的那台冷冻装置两个月前同样被投诉过。这次毛病是在电源或导管。有时真是出乎意料,为了避免马达被烧毁,马达速度会减慢到使安全开关切断电源。”

“除此之外,我将了解他们还有什么需要由发电机供电。”杰克说。

为易先生工作不容易,他心中一面想,一面沿楼梯走上屋顶,上面停有公司的几架直升机。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易先生的看法和行动好像是结合在一起通盘考虑的。六年前,他22岁时曾想过他能够在火星上办起利润比地球上更大的商业。火星上迫切需要对各种机械和装有活动部件东西的维修服务,因为从地球运输新设备费用十分昂贵。一台老的烤面包机在地球上可以随便当废物扔掉,但是在火星上还必须继续使用。易先生喜欢节俭,因为他一直是在中国人民节俭的清教徒式的氛围中长大的,他不造成一点浪费。他曾是河南省一名训练有素的电气工程师,他非常冷静、有条有理地作出一个决定,这决定对大多数人来讲意味着灾难性的感情上的扭曲。他对从地球上移民的事作了安排,完全像他要去看牙科医生装一套不锈钢假牙一样。他了解到一旦他在火星上办起服务业的店铺,他可以削减多少经常性费用,最终是多少联合国元。这是低利润的业务,但是非常专业。从1988年以来六年中他扩大了他的业务,到目前为止,他的修理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占有优势——在自己种植小萝卜和冷藏自己生产的少量牛奶还有困难的地方,还有什么不紧急的任务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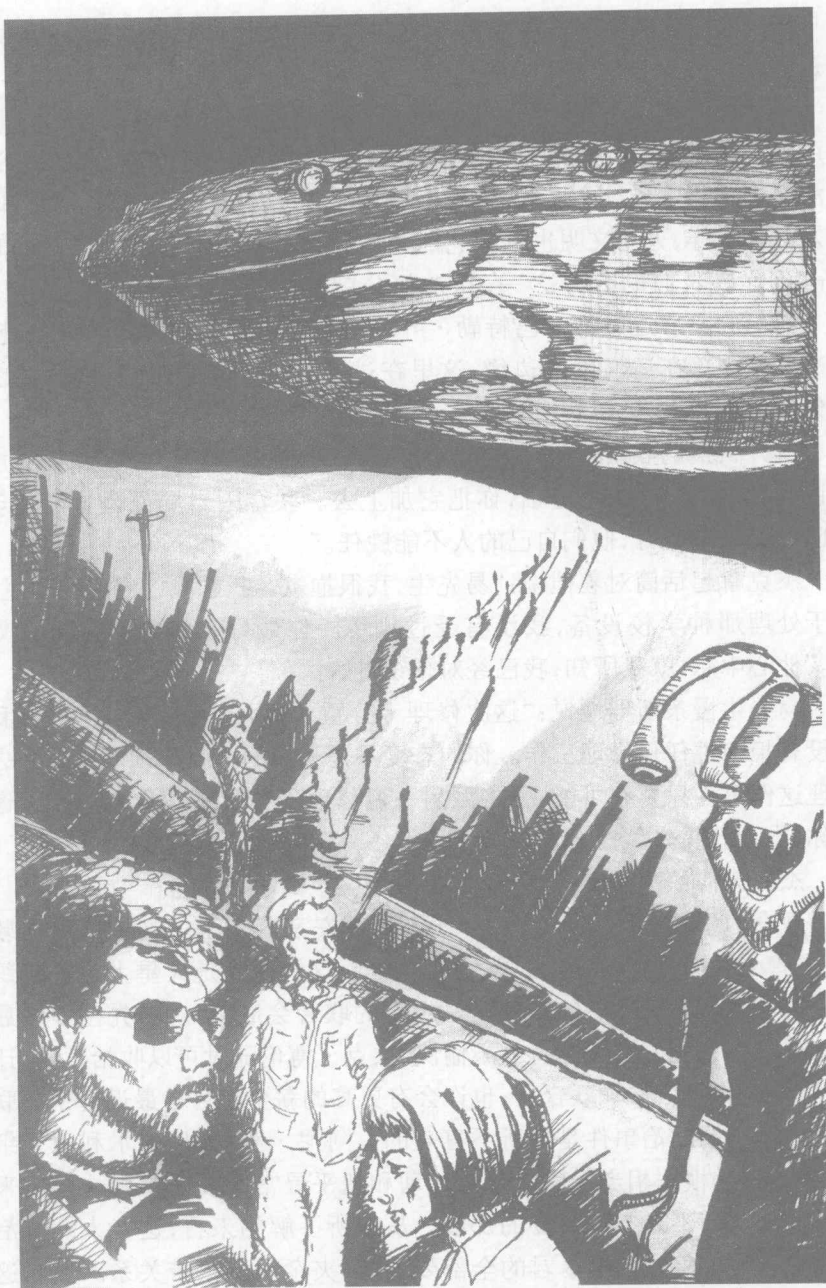
按照那天第一次维修电话的要求,杰克·博伦关上直升机舱门,发动

引擎,很快升高到本奇伍德花园建筑物的上空,飞入上午的雾蒙蒙的阴沉天空。

在他左边的远处,一艘巨型飞船刚完成一次从地球来的航行,正朝着那圆圈形玄武岩降落,这是接受有生命货物的场所。其他货物必须送到东面几百英里外的地方。这是一流的输送机,马上就有遥控装置来探视,把乘客身上所有病毒、细菌、昆虫以及粘在身上的杂草种子除去;乘客出现时像刚生下来的那样全身裸露,通过化学浴,满腔怒火地经受八小时的测试——最后才放出去,看看他们的个人生存能力,要保证能在侨居地生存。有些人甚至可能被送回地球;那些人会由于航行的紧张而显示出基因缺陷。

杰克在考虑他的老爸要耐心忍受迁移过程。他的老爸会说,我的孩子,这是必须要经受的,必须的。这位老人抽着雪茄,沉浸在深思之中……一位哲学家,他的全部正规教育是纽约公立学校体制的七年教育,一段最沉闷的时期。他想,真奇怪,性格是如此显现的。这老人曾和某种知识水平相联系,这使他知道如何做人,不是从社会观念,而是从更深刻、更长远的方面来考虑。杰克断定他在这里会适应这个世界。在这次简短访问中,他与人相处将会比西尔维亚和我好。说到戴维……他的父亲和他的孩子会相处得很好。两人精明而又讲究实际,而且都任性爱空想,他的父亲一时冲动在 F. D. R. 山脉的某处买了一块地就是一个证明。老人身上频频冒出希望,这是最后能抓住的机会了,这里土地销售几乎不存在,没有购买者。火星上可居住人的部分没有一清二楚的真正边界。

杰克注意到在他的下面是塔夫脱参议员运河,他沿着运河飞行,这条运河将引领他到麦考利夫奶牛场。这片拥有数千英亩枯萎牧草的牛奶场过去曾畜养泽西种获奖乳牛群,而现在由于不良的环境已退化成有点像它们的原种。这里是可以居住的火星,有着并不太富饶的蜘蛛网状的河道,向四周辐射或呈十字交叉,仅能勉强维持生命。塔夫脱参议员奶牛场现在就在下面,呈现出一段死气沉沉的令人厌恶的绿色。这是开闸流出的、在最后阶段滤过的水。在这里显示出时光留下的痕迹,底层有大量的淤泥、沙子以及污物,使水绝对不适合饮用。上帝知道人们吸收了什么样的碱性物质,到现在它们已成为骨骼的一部分。然而人们还是活了下来。这种实际上是黄褐色的、充满沉淀物的水并没有把它们杀死。从西部上



一艘巨型飞船刚完成一次从地球来的航行。

空可以看到这片水域，它正在等待着人类科学的艰难的支持和所创造的奇迹。

早在 70 年代，在火星上着陆的考古队就满腔热忱地推算出古代文明销声匿迹的时间。现在人类文明开始来取代它。以前还从来没有人在这片沙漠中正式定居过。显然，像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作为地球文明的发源地一样，火星文明也依赖它的灌溉。古老的火星文明在其鼎盛时期占该行星表面的五分之一，其余部分就是发现时的那样。例如，杰克·博伦的家靠近威廉·巴特勒·叶芝运河和希罗多德运河的交汇处，几乎就是坐落在运河网的边缘，这里在过去的五千年中变得十分富饶。博伦一家是后来者，虽然十一年前无人知道移民人数下降会十分惊人。

直升机上的收音机发出静电噪音，接着易先生像敲马口铁那样的声音说：“我收到一个检修电话，你把它加上去。联合国当局说公立学校现在已不能正常运行，他们自己的人不能胜任。”

杰克拿起话筒对着他说：“易先生，我很抱歉。我想我已经对你说过，关于处理那种学校设备，我没有受过训练。你最好找鲍勃和皮特去处理。”他心中想，就我所知，我已经对你说过。

易先生慢条斯理地说：“这次修理十分重要，因此我们不能推辞。我们没有拒绝过任何修理工作。你的态度不是积极的。我必须坚持要你去处理这件事。只要有可能，我将派另一名修理工到学校和我们一起干。谢谢你，杰克。”易先生挂断了电话。

杰克·博伦酸酸地自嘲说：“也谢谢你。”

现在他看到在他的下面第二批人开始安家落户了。这是刘易斯敦市，是管子工联合会侨居地的重要居住区。这里曾经是火星上最早组织起来的一个侨居地。它的修理工是自己的联合会成员，对易先生并不屈尊俯就。如果他的工作变得太不愉快，杰克·博伦随时可以收拾行装，迁移到刘易斯敦去，参加联合会；也许会有更高的薪金。可是最近管子工联合会侨居地的政治事件是他所不喜欢的。阿尼·科特，地方水利工人组织的主席，是根据相当特别的选举运动和超乎寻常的投票规则选举出来的。他的制度不是杰克想要的那种。从他所了解的来看，这老人的统治具有早期文艺复兴时期暴君的全部要素，还夹杂一点裙带关系。然而这个侨居地在经济方面是繁荣的，它有先进的公众工作计划，它的财政政策

实施巨大的现金储备。这侨居地不仅高效和繁荣,而且能为所有的居民提供适当的工作。除了以色列人的开垦地外,这个联合会的侨居地是这个星球上最适合生存的地方。而以色列人开垦区依靠驻扎在沙漠中的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突击队从事各种开垦项目,从种植橙子到精制化学肥料。仅仅新以色列就开垦了整个沙漠地的三分之一。事实上,这是火星上惟一能以任何数量向地球回销产品的开垦地。

飞过了水利工人联合会的首府刘易斯敦,然后是安格尔·希斯——第一位联合国遇难者的纪念碑,接着是一片开阔的沙漠。杰克背靠着座椅,点燃一支香烟。由于易先生的催促,他忘了带上他的盛有咖啡的保温瓶就离开了,现在他才想起忘记带了。他感到有些困倦,心想,他们不会让我在公立学校干活。他与其说是有自己的想法,不如说是出于愤怒。我要辞职不干。但是他知道他不可能辞职。他会去学校笨手笨脚地摆弄一阵,给人以忙着修理的印象,随后鲍勃或皮特会到场来干这活,于是公司的名声得到维护,他们也可以回到办公室。人人都将满意,包括易先生。

他已经和儿子访问过几次公立学校,那是不同的情况。戴维是班上的优秀生,他参加沿线最先进的教学机的学习。他学习到很晚,创造了很多个别指导的方法,联合国为此而感到骄傲。当杰克从他的访问和他的儿子的报告中回过神来时,他看了看表,已经十点钟了。平时在这个时候,戴维正在用亚里士多德教学机学习科学、哲学、逻辑学、语法学、诗歌以及古代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在所有的教学机中,戴维似乎从亚里士多德教学机获益最大。它是一种娱乐工具,与之相比,许多学生更喜欢学校中冲劲十足的教师。这样的教学机有: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英国历史,男士礼仪基础),或亚伯拉罕·林肯(美国历史,现代战争和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或以下冷酷的人物,如朱利乌斯·凯撒和温斯顿·丘吉尔。杰克本人生得太早而没能用上学校辅导系统。在他上学时,班上有六十名儿童;后来在高中他和班上一千个人通过闭路电视看和听教师讲课。然而,如果他被允许上新的学校的话,他可能很容易找出他自己喜欢做的事:和戴维一起上学。事实上在第一次家长会上他看到了托马斯·爱迪生教学机,对他来讲这就足够了。戴维几乎花了一个小时才把他的父亲拖开。

在直升机下面，沙漠地面被一片像大草原一样的草地取代。一排有刺铁丝的篱笆标志出麦考利夫大牧场的起点，得克萨斯州通过牧场管理这个区域。麦考利夫的父亲是得克萨斯的石油大王，他给自己的飞船提供资金以便往火星移民，他甚至击败水管工联合会的人。杰克熄灭了他的香烟，开始降低直升机的高度，对着太阳的耀眼光芒寻找大牧场的建筑物。

直升机的噪声使一小群奶牛惊慌起来，拼命逃跑。他看到奶牛四散奔跑，希望没有引起麦考利夫的注意。这是一个矮矮的、面色阴沉的、对生活非常执着的爱尔兰人。麦考利夫有各种理由对他的奶牛抱有疑心病：火星上的家伙想用各种方式加害这些奶牛，使它们瘦弱，不能连续产奶。

杰克打开他的无线电话机说：“这是易氏公司的修理飞船。根据你们的电话要求，杰克·博伦请求允许在麦考利夫机场跑道着陆。”

他等待着，接着从大牧场传来了回答：“好，博伦，一切清楚。没有必要再问你为什么这么久才来。”麦考利夫用无奈而不满的声音说。

“马上就到。”杰克作出一副怪相说。

他立刻辨认出前面以沙漠为背景的牧场建筑物。

“我们这里已有一万五千加仑牛奶，”从无线话筒传来麦考利夫的声音，“如果你无法使这台该死的制冷设备马上运行，牛奶都要坏掉。”

“尽量快。”杰克说，他把拇指塞进两耳，做出古怪可笑的样子，转过脸，离开无线话筒。

2. 布利克人的救助

前管子工、地方水利工人联合会第四行星分会的超级好会员阿尼·科特早晨十点起床,像已习惯成自然,慢慢悠悠地直接去蒸汽浴室。

“你好,格斯。”

“嗨,你好,阿尼。”

人人都直呼其名,这样称呼很好。阿尼·科特向比尔和埃迪及汤姆点点头,大家也都向他打招呼。空气中充满了蒸汽,在他的两脚周围凝结成水滴,然后再流下来顺着瓷砖排出去。流水的摩擦使他感到愉快:浴室中的水不会四处横流。排出的水直接流到热沙上,然后永远消失不见了。还有谁能这样做?他心中想道,让我们看看,住在新以色列的富有的犹太人是否有这样浪费水的蒸汽浴。

阿尼·科特一面淋浴,一面对旁边的同伴说:“我听到一些谣传,我想尽可能核实一下。你们知道来自加利福尼亚的那家联合企业,那些保加利亚人原来对 F. D. R. 山脉拥有产权,他们企图在那里开采铁矿石。我听说因为品质太低,与费用太不相称,他们卖掉了他们的已有财产。”

“是的,我们也听说过。”所有年轻人都点头表示同意。

“我想知道这些产业到底值多少钱。价格想必砍得很厉害,”阿尼说,“不过我听说他们找到了一个买主,愿意出比他们买时更高的价钱。这些年来他们赚了钱,这样就使他们维持下来。我想知道究竟哪个傻瓜笨到要买那片土地。你们知道,我在那里已取得了一些矿山开采权。我想要你们去调查谁买了那块地,他们代理哪种业务,我要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么?”

“最好去了解这些事。”每个人再一次点头表示同意。然而有一个人——好像是弗雷德——离开他的淋浴装置,轻轻地走到一旁去穿衣服。

“阿尼,我去调查这事,”弗雷德回过头来说,“我马上开始去调查。”

阿尼一面向其他人说话,一面在全身擦上肥皂说:“你们知道我必须

保护我的开采权,我不能让有些油嘴滑舌的人从地球来到这里,把这些山,变成比如说郊游者的国家公园。我要告诉你们我听到了什么。一个星期前,从俄国和匈牙利来了一伙官员,好家伙,在这里到处看。你们想一下他们的集团去年失败了,他们会放弃吗?他们有臭虫的大脑,他们像臭虫一样总会回来的。那些激进分子非常想在火星上建立一个有成就的集体,这实际上是他们在后方家园的梦呓。如果是那些从加利福尼亚来的保加利亚人卖给俄国人,我不会惊讶。我们很快就会发现 F. D. R. 山脉,一个既正确又适当的名称,会改成像约·斯大林山脉这一类名字。”

这些人轰然大笑。

“现在,我有些事要处理,”阿尼·科特一面说,一面用喷射出的热水把身上的肥皂泡冲去,“所以我再也不能集中精力做这件事。我要依靠你们探究清楚。现在我一直在西部活动,我们在那里的甜瓜试验有了进展,看来我们新英格兰品种的甜瓜引进实验似乎快要获得成功。我知道你们一直在想这件事究竟是否有可能,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在早晨或晚上有一片好吃的甜瓜。”

“不错,阿尼。”小伙子们都表示同意。

“但是,”阿尼说,“我想到的不只是甜瓜。前些时候联合国的一个小伙子到我们这里,抗议我们关于黑鬼的条例。也许我们不应该这么说;也许我们应该像联合国的小伙子那样说‘土著人口的残余’,或者说布利克人。他所指的是我们给我们的定居者拥有的矿山发执照可以低于标准的工资雇用布利克人,我的意思是低于最低工资——因为甚至联合国的那些鬼家伙并不认真建议我们给布利克人付标准工资。但是我们不能给布利克人付最低标准工资,因为他们的工作多变会造成我们工作中断。我们必须在矿山作业中雇用他们,因为只有他们能在地下呼吸。由于运输到这里的制氧设备价格骇人听闻,我们无法得到大量的制氧设备。有人在用氧气罐和压缩机这一类的东西在后方家园赚大笔钱。这是一次考验,我们不想被讹诈。我可以告诉你们。”

每个人都抑郁地点点头。

“现在我们不能听从联合国管理人员对我们指手画脚,要我们怎样管理开垦区,”阿尼说,“联合国除了往沙里插了一面旗外什么事也没有做,而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在这里开始经营;他们在火星上任何地方包括美国